

● 西九「單人表演藝術節」：黃大徽《W. T. F.》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西九「單人表演藝術節」本周末正上演香港舞蹈家黃大徽「石破天驚」的Solo（獨角戲）《W.T.F.》。題目延續黃大徽一貫的幽默跳脫風格，展現他60歲後回望人生的感悟自述。黃大徽說，這個個人作品如同一次「關於結束的練習」。他以幽默口吻，回望自己30多年來的創作歷程，亦坦誠講述舞者如何面對衰老的命題。

●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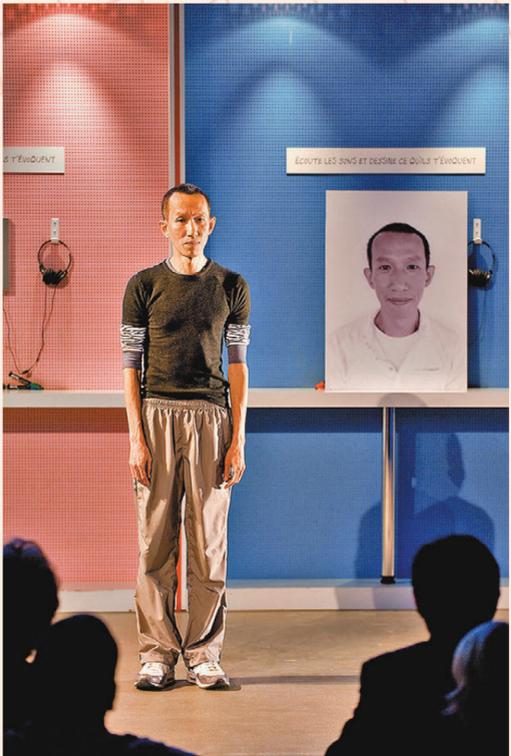
黃大徽 在Solo中與自己對話



● 西九推出「單人表演藝術節」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



● 《B.O.B.*》早年於歐洲巡演時的珍貴三色宣傳照，取自作品當年海外巡演第一站——巴黎法國國家舞蹈中心的演出。黃大徽供圖



● 2010年，《1+1》於巴黎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演出。黃大徽提供

說起「單人表演」，舞蹈家黃大徽也許算是某種「Solo達人」？他半路出家，大專一年級時才開始學舞，沒有童子功，也沒有技巧高超的完美身體，卻憑藉着對藝術的好奇獨闢蹊徑，其獨舞作品往往形式輕靈，思想卻深邃，有着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。

還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訪問黃大徽，看他在社交媒體上用簡練語言寫自己發現的舞蹈作品，再看他代表作《B.O.B.*》的影片片段，直覺得這個人跳脫、幽默，又敏銳直率。演出現場不像封閉的空間，倒像是一條綿長的思維隧道，他不斷地拋出問題，能get到的觀眾都不禁會心微笑。難怪曾有媒體評論說：「如果周星馳是一個舞者，他很可能會像黃大徽。」

從《B.O.B.*》到《W.T.F.》

回顧黃大徽的作品軌跡，獲得香港藝術節委約的《B.O.B.*》首演後便受邀於歐亞十國巡演，包括巴黎法國國家舞蹈中心、倫敦Sadler's Wells Lilian Baylis Studio及柏林Tanz im August舞蹈節等藝術重鎮，為黃大徽打開了新世界。「如果沒有《B.O.B.*》，我的路會很不同。某程度上，這個作品在外面得到的認可和邀請，令我回到香港後多了一些機會。對我來說，我不是演藝學院出身，沒有network，好像一直是在舞蹈圈的邊緣，這個作品令人對我好奇，而其巡演的過程也讓我看到外面很多東西，這很重要。」他說。

跟隨作品，黃大徽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。2009年創作的《1+1》則於東京首演，其後於巴黎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及神戶國際舞蹈節演出。2010年他與日本編舞師川口隆夫及電影導演今泉浩一聯合創作了《Tri_K》，後於歐亞及南美七地進行了巡演。

2016年，黃大徽完成了每個舞蹈家的必經之路——挑戰《春之祭》。舞台上，錄像裏和真實中的黃大徽兩相對照，一步步拆解舞蹈編創的過程；下半場卻畫風一轉，暗黑暴烈的節奏中四個舞者激烈起舞；不久後，舞作又收束於黃大徽如日常般登台喝水又閒適退場。整個舞作如同原子裂變又歸於如一，仿若展現了藝術家意念成形的全過程，非常個人、純粹。2024年，黃大徽又於香港藝術節演出了與法國當代編舞家Jérôme Bel合作的《Jérôme Bel》，展現這位「觀念舞蹈」大師的創作理念。

30多年來的舞蹈歷程，就如同是黃大徽口中笑稱的「homeschooling」藝術自學旅程，收穫滿滿、行囊鼓鼓。到了正在上演的自傳式作品《W.T.F.》，標題怎麼如此勁爆？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做自傳式的作品，一直懸而未決。到了大概60歲時，我心想，『管它呢？別忘記你的英文名縮寫是

W.T.F.』想那麼多幹什麼？做就做啦！」

關於結束的練習

作品的創作過程很有意思。黃大徽分享道，某天，刷手機時讀到一篇講坂本龍一的文章，標題一下擊中了他。「『我們如此熱衷開始，但從來沒有練習過結束』，哇，我如雷轟頂。」他說，「我的這個作品是否也是關於結束的練習？在我這個年齡，什麼東西正在結束呢？也許是頭髮的顏色，不斷失去黑色，得到更多的白色與灰色；對舞者很重要的敏捷的身手也在結束，可能我現在不能再跳獨舞版的《春之祭》。很多東西在不停結束，要怎麼面對呢？」

結束前，當然要回看過去。「『身邊有如芒刺手，眼前烏路想回頭。』烏路是什麼，就是青春嘛。當還有很多青春時，當然是盡量揮霍。到現在就會開始回看、整理，想這些東西和自己的關係。」

他用口述歷史、live archive與劇場演出三個維度來交叉審視自己的藝術人生。「在舞蹈圈中，我一直將自己看作是較為偏離主流的人，就像我曾說，『郁得唔跳得，講得唔演得』。如果是這樣一個特質，那這30年是怎麼走過來的？」作品上半部呈現他從20歲學跳舞開始的軌跡，下半部則講述現狀，以及如何面對「衰老」。藉着劇場這個空間，黃大徽展示活生生的個人藝術檔案，邀請觀眾進入時空隧道。

「是我選擇了舞蹈」

60多年的人生，30多年的創作旅程，如何選擇元素與內容去講述？黃大徽有自己的標準。「比如有些事件，曾經可能讓我背棄舞蹈的，我就會挑選這些節點。」他說，「我整天聽到有些歌手會說：『不是我選擇了音樂，是音樂選擇了我。』然而我覺得，是我選擇了舞蹈。有好多個時刻，我有可能會和舞蹈老死不相往來，但是似乎冥冥中宇宙有其安排，它測試你有多想做這件事。而最終，是我，選擇了舞蹈。」

他笑言也許因為年紀漸長，愈發覺得某些「陳腔濫調」的表述因為在生活中屢試不爽而叫人咋舌。「例如『天時地利人和』，真的好陳腔濫調，但在生活中，又原來真的如此。」他分享自己有段時間曾病得厲害，找到一個氣功師傅，神奇治癒了他。「我想着他這麼厲害，肯定是洞悉先機的高人啦，於是去問他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有成績。還以為會給一些很哲理的回答，結果他說：『繼續做下去啦。』哈？就這樣？沒有什麼東西留給我細味的嗎？結果做吓做吓，有些事情就這樣發生了。」

「對啊，其實除了繼續做下去，沒有其他方法。」繼續舞下去。



● 2016年的《春之祭》 黃大徽供圖

舞蹈可以是什麼？

30多年的舞蹈生涯，對於黃大徽而言，是不停去釐清自己的舞蹈理念。「開頭是知道自己和別人不同，例如先天的條件呀，沒有童子功呀；後來很長的時間，是嘗試去擁抱自己的不同——我和別人不同，是否我就不能用舞蹈作為我的partner去做一些東西出來？」

理解舞蹈，他建議大家轉換視角，「我們是否可以不再定義舞蹈是什麼，而是可以想想舞蹈可以是什麼？」他坦言不會用「好與不好」，「喜歡或者不喜歡」去評判舞蹈，而是嘗試去尋找作品中是否有有趣的地方，「這樣的思考會多很多啟發。」

他笑言自己的背景「很混雜」，得益於不設限地了解與吸收不同的舞蹈歷史與思潮，「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『後現代舞蹈』，會覺得原來當時的年代是這樣，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哦。到了Pina Bausch，則會去了解德國舞蹈劇場，例如其奠基者Kurt Jooss和『三姐妹』（Kurt Jooss三位風格各異的傑出弟子），做的東西很不同。我從來不是一個學院派的人。學院派是說你在書院中，課程會編排你要學什麼。我是一個自學的人，我要先對一個東西有感覺，然後就會有好奇，就會去了解這個東西是什麼，而不是像在書院中被餵養。這也許是某種homeschooling，好處是你可以是基於自己的興趣去發展知識，尤其是這十多年，互聯網的發達讓你有更多的途徑去認識自己想要了解的東西，如此自學很有趣，而這個過程可以是一直持續的。」

西九單人表演藝術節： 黃大徽《W. T. F.》

日期：1月18日 下午4時30分

地點：西九自由空間細盒

香港話劇團《凶的空間》再探蝸居生存血淚史

香港文匯報訊 交吉，約滿，獨身。最「凶」卻是這期滿的空間：業主、新租客、舊租客、地產經紀和買家同處一室，他們各自盤算，由素昧平生鬥到咬牙切齒。突如其來的命案從天而降，單位內驚出一片紛亂，命運不似乾坤，正反難以扭轉。最後，眾人到底如何逢凶化吉？香港話劇團劇作《凶的空間》首演好評如潮，並於去年多個舞台劇獎獲得提名及獎項。劇作於本月展開重演，延續港式租屋奇遇，蝸居裏再探人心的生存空間。

《凶的空間》由許晉邦編劇，以人性的複雜多面，捕捉窘境中的笑淚交纏。他亦憑此劇獲提名第三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、第十六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及IATC

(HK)劇評人獎2024年度劇本/編劇獎，而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兼導演劉守正憑精練的舞台調度，獲提名第三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（喜劇/鬧劇）。

編劇許晉邦分享：「從小到大，當面對困惑，我總是不懂得做出抉擇，腦海一片空白。往往在事後，才會生出無窮無盡的想像。想像自己當時可以怎樣行動，可以更勇敢、正義，甚至乎邪惡、變態……總之希望下次再遇到同樣情況，我能果斷地做出自己滿意的反應。但是，我始終沒有一次能做到，所以我寫下《凶的空間》這個故事，去滿足我曾經有過的想像。然後，這些角色令我發現——危急之下，能夠即時作出選擇，其實未必是一件好事。」

導演劉守正則表示：「從文本特區到黑盒劇場，《凶的空間》的初衷和主旨都沒有改變，今次希望以更精煉成熟的劇本和舞台調度，呈現這個令人發笑的悲劇。劇中人物在狹窄的單位裏展開了一場困獸鬥，體現人心中的生存空間很容易會變得狹窄及殘酷，這個笑淚交纏的租屋奇遇，提醒我們在這個擠擁的城市中保持寬容和理解，在心中保有一個喘息的生存空間。希望觀眾可以藉這個作品獲得歡笑之餘，亦感受到這個主旨。」

本次《凶的空間》由陸嘉琪、余翰廷、王曉怡、陳嘉樂、陳嬌演出。因為反應熱烈，劇團現宣布再度加開1月24日晚上8時場次，門票已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。



● 《凶的空間》中，四人將在單位中展開一場困獸鬥。香港話劇團供圖

《凶的空間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1月24日

地點：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（上環文娛中心8樓）

具體場次時間請參考：<https://www.hkrep.com/tc/Season-Programme/Black-Box-Productions/Vacant-Possession.html>